

青松的情怀

在植物的国度里，青松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树种。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比比皆是松的踪影。但青松却有一种其它植物无以比拟的气质。那一树树、一丛丛“公”字形的绿色树冠，使得江南江北尽显朝气蓬勃、浑厚华茂的青松气象。

我长期生活于江南徽州山区，耳目之所接，尽是满山遍野的晴翠，这晴翠就是青葱满目、生机勃勃的青松林。大地有了它们，从此变得有了魂，有了魂就不同凡响。只要你细心观察，还可以发现，山峦之巅，怪石之上，有许许多多参差不齐的黄山松，植物学家称它们为“天海矮松”。尽管长得矮小，却让人感受到它们的挺拔苍劲。它们生于深岩石罅中，永无肥壅，风雪不停摧残，然其貌俊美，细颤颤针，婆娑于茫茫云海之中。一株株瘦小的黄山松，正撑着一把把雪花小伞，漂浮于云海，再现着唐诗宋词的绝美意境。此时，你觉得它弱小吗？风雪也好，骤雨也罢，它还是那样的坚韧、勇敢，恣意摇曳，低吟浅唱。

青松的岁月大都是风霜雨雪，因而练成它铁骨傲霜冰、清气满乾坤的气质，造就它摩天抚云的胸怀。它永远是那么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是世间永恒的绿色使者，所以，人们都喜欢称它为劲松、翠松。墨色的枝丫纵横交错，虽经磨历劫、伤痕累累，却依然顽强地支撑着一顶顶“公”字的松毛帽子，或大或小，一直保持着一种正色庄重的模样。松涛似海浪一般奔腾，根根条条的龙鳞虬枝铮铮作响，发出一波又一波极有韵律的声音。松下的淙淙清泉也变得充满诗意，吟诵着《诗经》《楚辞》中的名句，“山有乔松”“如松茂也”……或浪漫或豪迈，或婉约或旷达，氤氲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青松即使燃烧，化作烟尘，依然芬芳于人间。古人早已把它的烟尘制成一片片幽香的墨锭，黑中透亮，能在宣纸上化作行云流水的

□洪振秋



墨迹。因为它的墨痕，让后人领略到唐诗宋词的飘逸，元曲的苍凉，明清小说之意蕴。因为它的墨韵，又让后人见到烟云万状的湖光山色，《清明上河图》的古雅，《富春山居图》之流韵……此乃万载存真的松烟墨之所为。

青松虽然声震山野，誉满寰中，却韬曜含光，从不张扬。许多树林中杂木颇多，青松处于硕大强悍的树种之旁，时时被挤压，被侵占。杉树、榧林、樟树、皂荚树、枫树、银杏树……它们似乎都威武霸气，在青松四周疯长、攀比。青松从来不恼也不怒，即使被挤到了洞底，依然能够低垂着头顽强地生长。青松有一种以径寸之苗，长出遮盖百尺之气势。所以，青翠如泻，让山脊次第织染着凝翠，从而获得四季常青的好口碑。青松这种胸襟和境界，足以让那些形形色色的邻居们揣摩和评判了。

松也开花，笑意盈盈。松花美丽易逝，却能够一直在唐诗宋词中绽放。花期来临，它们一刻也不敢怠慢。松花盛开，盈润饱满，姿色艳丽，看上去，像是镶嵌在树枝上金灿灿的小风铃。花纷纷坠落时，一地斑斓，地上便生出了一朵朵如伞一样的野松菇，或粉红、或玫瑰红，或珊瑚红，还有少量的蓝绿色。它们或羞涩地打着小伞，或相拥而抱，一团团，一簇簇，姹紫嫣红，是美的盛宴。它们不断引来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左窜右钻的野兔、松鼠们，热闹非凡。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陈毅元帅“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句，那松涛奔腾的意境又浮现我的眼前。一棵棵高洁的青松，不怕风吹雪压，一丛丛、一片片地簇拥着，处处迸发出宁折不弯的刚直和豪迈气概，傲然挺立着雄气勃发、愈挫弥坚的伟岸形象。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这是青松在寒冷的冬日里，给我们的昂扬自信。

桐庐

文史杂谈

□韩小蕙



谁不想终生都保持着正直清逸的品格？到了桐庐始知道，可矣！

来寻觅过桐庐这片热土的文化人，古之今之，数不胜数。有人来寻老桐君，有人来寻严子陵，有人来寻谢灵运、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韦庄、李清照、陆游、杨万里……有人来寻黄公望。我的目标很明确，拜谒范仲淹。

桐庐大地上，印有范仲淹足迹。公元一〇三三年，他第一次被贬出朝，即是谪守睦州（今桐庐）。说来范公既非吾族祖，又非乡亲，也不是父母官，总之我跟他老人家没什么关系；我亦不是他的研究者，甚至连他的生平事迹、宦官生涯、家族家世等等都不甚了了；我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是世家出身还是平民子弟……然而，我熟背他的《岳阳楼记》！某年的一个小范围聚会，席间，一位西北省份官员突然激动地说，目前正流行背诵《岳》文，在座谁能背出？与会十来人，多数是媒体和出版界中人，应该都是能心口到的，我因为不愿出风头的一贯性格，没有开口，不过立马就在心里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名句，早就刻在我的心盘上了。

我早早就认定，《岳阳楼记》是千古第一文，凭着“衔远山，吞长江”句，凭着“春和景明”句、“上下天光”句、“长烟一空”句、“静影沉璧”句、“宠辱偕忘”句……其文采灿烂，其笔力荡

荡，在中华所有文章圣手中，都是可以排名前十的；而当那惊泣天地鬼神、冠绝史前史后的“先天下”一句冲出襟抱时，则范公和《岳》文即无可争议地成为古今之最——为什么？乃气贯山河的大境界也！

我煌煌中华民族，历朝历代，从不缺“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士仁人。不过官场文化有两种，显与隐。一九七八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讲诗词，记得她老是把“弃妇逐臣”这个词挂在嘴边上，带着一腔沧桑。对于当时只有小学五年级语文水平的我来说，是完全没有领会到其中所深含的苦痛意味的。现在的我，似乎懂得了一些，不过对于“隐文化”仍是理解不达。我深以为然的，还是范仲淹们“家国情怀”这一脉，无论是显在庙堂还是隐身江湖，“先天下”都是他们做官做人的底线。

只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桐庐时期的范仲淹掩在青山碧水里，看不太真切。他在睦州任上只待了几个月，留下的最大一件工程，是大规模修建了严子陵祠，严先生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隐。在桐庐，范公也写下了跟“先天下”完全不同风格的《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麓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这个“空”字如何解，历来显有显见，隐有隐说。我想：谁的人生都像富春山间的溪水，有时飞流直下，有时枯水断流，再复滚滚而来……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chgh@sina.com联系

大家V微语

败在优势

□随风

●本东京大学心理学教授远藤有木最近对近百名经常喝醉酒的人进行了调查。他根据醉酒程度把这些人分成三种：第一种烂醉如泥，第二种神志不清，第三种头部昏沉。结果显示，烂醉如泥的人的酒量要比神志不清的人的酒量大许多，而神志不清的人的酒量又比头部昏沉的人的酒量大许多。

●接着，远藤有木又调查了一些基本不喝醉的人，竟然发现这些人酒量都特别小。

●为什么酒量越大，反而越醉得厉害，而酒量越小，越不容易醉？

●远藤有木形象地解释说：“生活中，水性较差的人往往不会淹死，而淹死的多半是一些水性极好的人。这些都足以说明：劣势能给我们警醒，优势却常使一个人忘乎所以。”

●可见，我们失败经常并不是因为劣势，而可能是由于优势。这是不可理喻，也颇值得深思？

谈天说地

何必谈余生

□马亚伟

最近我的朋友圈关键词是“余生”，因为有个朋友突发重病，大家纷纷感慨：“余生，请对自己好一些。”大家仿佛都在为遥不可知的未来忧心，同时又希望未来能够过得顺遂一些。

不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余生”这个词，总觉得余生指的是残生。残生，似乎意味着前半生是糟糕的，只盼着剩下的时光能够有些许安慰。后来有人告诉我，有首歌很火，叫《往后余生》，余生应该是指剩下的生命。往后余生，你希望与谁在一起？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很多人喜欢谈余生，他们对未来怀着无限期许，也憧憬着余生能够达成所愿。我却认为，如果你能够把握现在，又何必谈余生？动不动就谈余生，日子也会过得沉重。

谁都希望余生能够平安幸福，诸事顺利。可是生活本来就是在风浪中行驶的小船，遭遇风吹浪打是常态，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值过高，愿望不能达成，所承受的心理落差也会更大，势必会给自己更多无谓的烦恼。

我身边有个人，已经年过半百，她的聊天话题经常是谈余生，动不动就说余生的三大目标、五大心愿之类的话。可是在旁观者看来，她的所谓目标和心愿，实现起来恐怕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几年，她一直生活在

藏起一部分

□林冬冬

人在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才气；人不再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局限。以为才气可恃，自然一路勇猛向前；明白了局限，便有选择，有节制，求精纯。前者可谓有始，后者可谓有终。

与人说起大提琴作品，很自然地想起贝多芬。我喜欢他的《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是青春的华丽铺垫出来的，然而经得起反复倾听。因此想到，很少人能够在年轻时的华丽、夸张甚至肤浅的作品中预示一个深刻伟大的未来。

前几天下班路上读汪曾祺小说，等车时读了一篇，车上读了四篇，到家意犹未尽，再读一篇。汪公的小说随时可读，可以读很多遍。如今的短篇不容易读，不迷人，技巧把人挡住了。技巧之外，东西不多。汪曾祺则相反。

苏东坡，还有张居正，都说过，绚丽之后的平淡，才是了不起的。对于技巧，也当这么看。宋人说用典，须如盐在水，味道在，没有痕迹。汪公早年，也在技巧上刻意，晚年得自在，回归传统，心中无藩篱，放手写来，最能得笔记文的神韵。

汪曾祺写兽医姚有多“生活很简朴”，早

上一壶茶，三个肉包子，中午一碗面，两个插酥烧饼，晚饭喝粥。看得人好舒服，心生羡慕。晚饭只喝粥，当然是早睡早起。起来了，绕城墙走一圈，练两套拳。小城的日子，也不是一无是处的。福莫大于无忧。

如果此刻有一点疑惑的话，不是精力的衰退，也不是思考的迟钝，而是思考的深度不在期望的层次上。愈希望摆脱，愈被迅速拉回到现实。现实是一锅酱汤，自以为跳出了，身上残留的还是它的气味。

值得安慰的地方在于，由于距离太近，我们看不清自己。实际上，我们可能比自己以为的更好，因为在陌生感上才能建立起一个形象。

藏起一部分，以便更好地被理解。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



6935970566666